

# 社会记忆视角下民间家书的征集与利用

张 丁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 北京 100872)

**摘 要** 民间家书作为家庭档案的一个门类,既是一种社会记忆档案,又是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集中体现了普通民众的社会记忆。抢救性征集民间家书是档案界之外开展的一项家庭档案征集活动,其成果为建构普通民众的社会记忆增添了丰富的资源,同时通过展览、出版、数字化等手段,使社会记忆得到有效传承。

**关键词** 社会记忆 民间家书 征集 利用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18.01.011

## The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Folk Let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mory

ZHANG Ding

(The Museum of Family Letter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As a kind of family files, folk letters are not only a kind of social memory file, but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social memory, which embody the social memory of ordinary people. The rescue collection of folk letters is an activity of collecting family files carried out beyond the archives field, which provides wealthy resour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memory of ordinary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he social memory can be inherited effectively through exhibitions, publishing, digitalization and other means.

**Keywords:** social memory; folk letters; collection; utilization

### 1 民间家书的社会记忆属性

#### 1.1 民间家书的概念

家书是家人和亲友之间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载体,其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家书是指家人(含亲戚)之间的通信,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祖孙之间、叔伯姑侄之间的通信,以及与外祖父母、舅父姨母、表兄弟妹之间的通信。广义的家书是指除了家人、亲戚之间的通信外,还包括师友之间的通信,具体包括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同僚之间以及其他朋友之间的通信。从书信的范畴来看,家书是除了公函和商业信函之外的所有私人

之间通信的总称。

那么,什么是民间家书?我认为,民间家书包含以下三层意思:一是从家书发展的历史来看,晚清民国即近代以来,家书实现了从贵族文人到普通平民的民间化;二是从其存世地点来看,是指尚没有被各级各类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收藏的家书,即保存在个人手中的家人的书信;三是从家书作者来看,家书作者的身份不是社会精英人物,而是广大的普通民众,他们的家书就是普通人的家书、非名人家书。<sup>[1]</sup>

概括起来说,民间家书就是散落在民间的晚清以来普通人的书信,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

#### 1.2 民间家书是家庭档案的组成部分

档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原始历史记录,而家书是家人和亲友之间沟通联系所留下的原始记录,完全符合档案的定义,因此说家书属于档案,应该是没有疑义的。那么,家书属于哪种类型的档案?有人认为它属于私人档案<sup>[2]</sup>,有人认为它属于家庭档案<sup>[3]</sup>,有人认为它属于民间文书<sup>[4]</sup>。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因为这几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互有交集。我认为,把家书归入家庭档案比较适当,因为家书虽然是私人之间的通信,但它又是家人和亲友之间进行社会交往的载体,其沟通方式和文本内容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公共性。

家庭档案,是指家庭成员在从事家庭事务和某些社会活动的过程中,记录并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查考使用的各种资料,如日记、书信、手稿、照片、录音带、录像带、证件、凭据等。<sup>[5]</sup>此处的书信主要是家书,当然也包括公函和商函。

与日记、照片等其他类别的家庭档案相比,家书的真实性、情感性、时空性、文学性、系统性等特点,决定了它在再现个人及家庭历史、建构家庭及社会记忆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家庭档案以书信、日记、照片等为主要记忆方式,细腻并充满情感地再现社会或家庭的历史。档案馆、博物馆中不可能寻觅到这些细节,无法采集到深埋在人们心中的情感记忆,家庭档案的存在就弥补了这一遗憾。”<sup>[6]</sup>

### 1.3 民间家书的社会记忆属性

关于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因此才有档案记忆观的形成。<sup>[7]</sup>从社会记忆的视角看档案,“档案是在长期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活动中形成的历史记录,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独有的文化财富,是社会记忆的汇集。”<sup>[8]</sup>既然档案具有社会记忆属性,那么,作为家庭档案重要组成部分的家书,也同样具有社会记忆的属性。从家书的实存形态来看,它是社会记忆的载体;从家书的内容来看,它又是社会记忆的直接反映,或者是建构社会记忆的资源,是一种记忆档案。

社会记忆“是指人们将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精神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过程的总称。”<sup>[9]</sup>社会记忆有许多近似的概念,如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等,这是不同领域的学者对社会记忆的不同理解。实际上,“社会记忆与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等并无本质性区别,四者都意指并强调社会层

面的群体性记忆或社会意义上的记忆,只存在分析导向或学科立场上的差异。”<sup>[10]</sup>

哈拉尔德·韦尔策认为社会记忆是“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是社会记忆的四大媒介。关于文字记载,他说:“它们根本不是为了进行历史回忆而完成的,然而却是承载过去的准文字资料。这类东西可以是厨房里的格言、20世纪30或是40年代的侦探小说,也可以是摆在家庭档案室里的一扎情书。”<sup>[11]</sup>在此,韦尔策明确指出作为社会记忆载体的文字记载并不是为了进行历史回忆而完成的,并且他重点拿情书进行了举例。情书就是家书的一种,家书的创作也不是为了进行历史回忆,这说明家书就是社会记忆的载体。韦尔策还对情书的社会记忆价值进行了解读:“这些情书——超出它们有意图的内容之外——附带地提供了一幅关于过去的文字、纸张、邮票、书写特点等的画面。”<sup>[12]</sup>也就是说,以情书为代表的家书所附带的文字内容、纸张、邮票、书法等内涵为建构某个社会记忆提供了具有画面感的鲜活的丰富内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2年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旨在全球范围内抢救和保护具有全球、地区、国家意义的珍贵文献遗产,特别是处于濒危状态的文献遗产,”<sup>[13]</sup>“唤起人们对世界范围内濒危、散存或正在遭受厄运的文献遗产的关注,该项目通过建立《世界记忆名录》、授予标识等方式,向政府和民众宣传保护珍贵文献遗产的重要性,同时鼓励通过国际合作和使用最佳技术手段等,对文献遗产开展有效保护和抢救,进而促进人类文献遗产的广泛利用。”<sup>[14]</sup>这里的“文献遗产”必然包括家书,直接证据就是2013年入选世界记忆遗产的闽粤侨批,侨批就是华侨家庭银、信合一的家书。<sup>[15]</sup>此外,埃及明信片集和突尼斯明信片也曾经入选世界记忆遗产,这也说明了家书的社会记忆属性。

## 2 征集民间家书对社会记忆的建构

### 2.1 民间家书征集项目的启动

民间家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05年,这年4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机构联合发起了抢救民间家书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广泛收集散落在海内外的中国家书,保护传统家书遗产,传承家书文化。伴随着该项目的实施,民间家书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此项活动有两个关键词：抢救、民间。著名学者任继愈认为这两个关键词抓得准、抓得好，“‘民间家书’名字就起得好。我们要选什么‘名人家书’，号召力可能就差一点，价值也差一点……为什么叫‘抢救’？我觉得也有道理。现在我们用电脑多了，电话也多了，我自己就感觉到，与家人来往，打电话就行了，不用写信了。”<sup>[16]</sup>从档案资源观来看，此项目抢救收集的目标是民间家书，不是名人家书。名人家书已被广为收藏，而民间家书此前是没人关注的，它们的命运不是人为损毁，就是自生自灭。此项活动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特别是档案系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由于家书天然所具有的档案属性，人们自然地认为这应该是档案部门所为，可此项目的发起单位中却没有档案部门，以至于中国档案报记者公开发出了质问：“档案馆为什么不做这事？”，认为这应该引起档案部门的深思。<sup>[17]</sup>

按照社会记忆的建构理论，档案工作者决定着哪些资源将被留下来，所以说“档案是有选择有意识的记忆”。<sup>[18]</sup>面对散落在千家万户的民间家书，其收集者决定把它们留下来，在此，民间家书的收集者就相当于档案工作者，只不过他们不是档案馆里的工作人员，他们把目光瞄准了档案馆常规业务之外的资源，即T·库克所说的“另外98%被销毁的未装进档案盒的文件”，而这些文件对于历史诠释行为是有潜在影响的。<sup>[19]</sup>“有学者曾经说过，阅读中国的历史总会让人有一种残缺不全的感觉，我们读到的大多是社会上层组织结构的变革和上层人士的生活，很难看到有关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状况的文字，体验不到他们的精神历程。”<sup>[20]</sup>民间家书把目光聚焦普通民众，重点关注中下层民众的家书档案，对于建构普通民众的社会记忆无疑是一笔极为重要的资源。

## 2.2 民间家书对普通民众社会记忆的建构

民间家书原来就是分散保存在一个个的家庭中，有的被捆扎起来，弃置角落，如同鸡肋；有的尘封在箱底，正遭受鼠啮虫蛀的侵蚀；有的被剪贴整理，只限于个人或家庭小范围浏览，其中所蕴含的个人经历、家庭历史、社会风云被深深地埋藏起来。通过抢救行动，这些家书被打捞出来，见了天日，使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段段尘封的往事、一幕幕流光的岁月重现在世人眼前。

经过12年的实践，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共收集到海内外捐赠的家书5万余封。这些家书写作的时间，纵贯清初到清末、民国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主要集中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这100年左右的时间，其中又以清末、民国、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几个时段为最多。关于家书作者，有的作者仅留下一封家书，有的作者则留下两封、三封、数十封、上百封，甚至更多。内容的相关性方面，涉及同一主题的家书开始集中显现，比如抗战、抗美援朝、四清、知青、唐山大地震、恢复高考、出国留学、下海、打工、大阅兵、两岸通信、海外飞鸿等。

从这些家书的内容来看，一封家书，就代表着一段历史记忆。从小处说，一封家书记载了个体人生经历的某个瞬间，一组家书则记载了个体的一段人生经历，一段段个体的经历就组成了个体的历史，即个人史、个人记忆。有些家书是互通的，有来有回，是家人和亲友之间交流沟通的印迹，一定数量的家书就能复活一个家庭的历史，即家庭史、家庭记忆。北京的陈国南先生保留了自己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期间与在浙江宁波的家人互通的418封家书，时间是1969年至1973年，是他5年插队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这段时期整个家庭历史的重要部分。<sup>[21]</sup>深圳的谭安利先生保存了1500余封家书，写作时间跨越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家书作者有以他为主的家庭成员数十人，涉及的地区包括茶陵、湘潭、长沙、衡阳、吉首、深圳、恩施、北京、长春、呼和浩特等，真实记录了大时代中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几代家庭的生活史，也从某些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历史时期作者所在地区及整个社会发展的面貌。<sup>[22]</sup>

民间家书不仅记载了个体的生命历程、反映了家庭的生活状况，同时也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在家书博物馆的藏品中，有200余封家书写于抗战期间，包括共产党抗日将士家书、国民党抗日将士家书、教师家书、学生家书、华侨家书、其他各阶层家书等。比如，上海沦陷后小学教员姚稚鲁奔波逃难时先后寄给妻子女儿的10余封家书，<sup>[23]</sup>反映了日军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心灵磨难和巨大创伤。通过抗战烈士新四军连长程雄<sup>[24]</sup>和国军排长褚定侯<sup>[25]</sup>的家书，能够感受到国共将士共赴国难、浴血疆场的民族精神。在华侨、绅士、商人、职员、劳工、出版人、保育生、抗敌演剧队等阶层的家书中，随处可见忧国忧民、抗日救国的信息，字里行间跳动着普通民众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的爱国情感。<sup>[26]</sup>

以往的抗战历史带给人们的记忆，往往是交战

双方指挥系统、国共高层、英雄人物、重大事件交织的舞台,较少看到普通民众的身影,而民间家书为恢复普通民众的抗战记忆提供了新的史料,为抗战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特别是从民间家书的视角看抗战,更能看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更能体现广大同胞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爱国精神,更能反映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追求正义、心系祖国的纯洁情怀。

民间家书还有助于人们建构关于中华传统伦理和美德的记忆。随着社会的变化,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受到了挑战。特别是近20年来,传统的手写家书急速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进入即时化、电子化时代,但亲情缺失、礼仪淡漠成为现实。民间家书浮出水面后,人们在那些泛黄的信纸上发现,先辈们写信竟然那么讲究,从信纸、信封的选择,到书法、邮票的使用,都透露出审美的意趣;从称呼、行文,到祝颂、落款,都遵循着较为严格的礼仪规范,纸墨之间散发着君子之风,人们从民间家书中找回了传统伦理的记忆。

民间家书的书写和传递是家庭伦理及社会伦理的直接反映,其中的父慈子孝、夫妻恩爱、兄友弟恭等情感,能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善恶观,培养优良的道德操守。长辈写给晚辈的信,体现了书信的家庭教育功能;晚辈写给长辈的信,反映了传统的孝亲敬老美德;兄弟姐妹同学之间的通信,表现了同辈人之间的互相关心、相互鼓励和共同进步。从抗战家书、华侨家书、两岸家书中,处处都能感受到爱国爱家、自强不息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力量。

档案记忆能量理论认为,档案资源越丰富,记忆能量就越富足。<sup>[27]</sup>随着民间家书征集继续进行和藏品不断增多,将有更多的社会记忆得以重现。家书内容的广泛性、真实性、情感性,将为进行相关历史研究和恢复普通民众的社会记忆打开一个全新的史料库。研究家书,不仅可以丰富重大历史事件,补充国家大历史的细节,而且可以使那些尘封多年的个人史、家庭史和家族史浮出水面,还原那些被遗忘的历史人物和历史细节。著名作家李辉认为,“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命运,或悲,或喜,悲喜交替,生活的原生态,常常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相。”<sup>[28]</sup>因此王明珂先生说:“真实的历史,不应只是‘典范历史’的声音,也不只是某一种‘边缘历史’的声音;真实的历史是荷塘里所有青蛙的合鸣。”<sup>[29]</sup>

### 3 民间家书对社会记忆的传承

征集民间家书一方面为建构普通民众的社会记忆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为传承社会记忆作出了贡献。实际上,建构的过程也是传承的过程,传承的同时也在建构,二者互有交叉。<sup>[30]</sup>为行文方便,本文分开叙述。

档案存储是社会记忆延传的先决条件,从分散的家庭中征集上来的家书首先要解决好集中保管问题。抢救民间家书项目一开始的牵头单位是国家博物馆,所以其为民间家书规划的“家”就是博物馆,这个计划先是在2009年得到了部分实现,即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开辟了一个专藏和专展,到2016年家书博物馆正式成立,使民间家书的妥善保管有了制度保证。

正如档案记忆的建构和传承相互交叉一样,民间家书的征集和利用也是交叉进行的,可以说是边征集边利用。在利用方面,民间家书重点采取了展览展示、编辑出版和数字化探索等措施。

私密性是家书的重要特征,民间家书因其私密而被收藏于各个家庭,其所承载的社会记忆也被尘封起来。“社会记忆视角下家庭档案承担着构建社会记忆的重任,这要求家庭档案能被公众近距离接触并被广大社会公众留意、记住进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透过灵活多样的编纂和展览活动的开展将极大增加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sup>[31]</sup>

#### 3.1 民间家书的展览

与档案馆以收藏、保管、利用为主的定位不同,博物馆是以收藏、展示和教育为主。在民间家书实现其传承社会记忆的目标方面,博物馆的机制可能更加有利。因此,推出有特色、高水平的展览就成为民间家书项目主持者的使命。按照家书博物馆的规划,采取常设展和临时展相结合的方式,宗旨是精心设计常设展,积极策划临时展,努力走出去办展。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至今开办过两个家书常设展:一个是2009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的“打开尘封的记忆——中国民间手写家书展”;公开展出4年后,升级改造为目前正在展出的“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展厅面积由120平方米增至350平方米,展线增加一倍,分为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明清家书、民国家书、五十年代家书、六十年代家书、改革开放以来家书、两岸家书、海外飞鸿、留住家书等展览单元,共展示家书实物200组

(件)1000封,相关老照片500帧。这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家书常设展,勾勒出中国家书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多视角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家书文化和手写家书的多元魅力。此展于2015年初入选了教育部“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展示项目。

关于临时展,自从2005年项目启动以来,比较有影响的临展举办过8次,分别是2013年9月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中国近现代书信文化展”、2014年5月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中国书信文化展览”、2015年和2016年7月~9月的“红色家书军营巡展”、2015年11月在福建泉州举办的“共同的记忆——两岸家庭老照片家书展”、2016年初和2017年初中华世纪坛“和合家风主题文化展”、2016年3月山东华夏书信文化博物馆的“至淳·向善——家书与家风展”、201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穿越烽火的家国情怀——抗战家书展”。

临展的策划考虑了重大纪念日和时事主题,前者如中国邮政开办120周年、抗战胜利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后者如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家风建设,因此争取到了有关大型国企和政府机构的合作与支持。通过公开展览,使多年尘封的家书与观众见面,受众得以近距离观赏民间家书的原貌,面对面感受民间家书中所包含的历史景象、伦理情感和艺术魅力,使社会记忆得到传承和弘扬。

### 3.2 民间家书的编辑出版

从2006年至今,根据所收集的家书资料,项目组共编辑出版民间家书方面的图书10种,分别是:《家书抵万金》(新华出版社2006年1月版)、《红色家书》(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6月版)、《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7月版)、《抗战家书》(中国画报出版社2007年7月版)、《打开尘封的记忆——中国民间手写家书展图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廉政家书》(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5月版)、《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云中喜有锦书来——抢救家书文集》(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版)、《图说红色家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

民间家书的出版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家书抵万金》《红色家书》《抗战家书》分别入选文化部、财政部“送书下乡”工程、新闻出版总署向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先后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庆祝建党90周年重点图书,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推介的“百种优秀思想道德读物书目”。《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先后入选2015年《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华读书报》的月度好书榜,中纪委网站推荐图书,中国出版协会、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的年度好书,央视年度荣誉图书等多项图书奖,广受好评。

目前家书博物馆正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中国民间家书集刊》第一辑10种,预计2017年见书。

### 3.3 民间家书的数字化

民间家书作为一种内涵深厚的档案资源,在建构社会记忆方面将发挥独特的作用。然而,仅仅依靠展览和出版等方式,还远远不够。毕竟能够看到展览的人十分有限,购买和阅读图书的人也不会太多,必须结合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把民间家书资源数字化,使之具有全天候为社会服务的条件,更加有效地传承社会记忆。冯惠玲教授在论述档案记忆观和档案资源观时指出:“在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档案观念的接壤处,孕育着档案工作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中一件十分值得去做的事情就是有计划地进行档案数字资源的开发性建设,构建数字资源库,为‘根据社会记忆广义地建构过去’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撑。”<sup>[32]</sup>

有鉴于此,2015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与该校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共同启动了“数字家书”项目,旨在创建关于民间家书的征集、管理、利用数字平台,使家书记忆的建构和传承效益最大化。利用扫描、拍摄等数字化技术,将现有家书藏品数字化,在此基础上形成“数字家书库”,通过规范化的入库、出库、保存、分类、检索、展示、利用等管理业务,加强信息开发和利用服务。

按照规划,整个项目的框架呈现“1+3”的结构,所谓“1”是指一个平台,家书管理和利用平台;所谓“3”,是指三类应用,具体包括家书的收集与征集、组织与管理、利用与服务。具体内容包括:馆藏家书的数字化、改版“中国家书网”、推出针对移动客户的家书APP、建设数字家书博物馆、启动家书口述史等。受人力物力所限,除了第一项内容对馆藏家书进行数字化已基本完成外,其他各项工作尚未展开。

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

艺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sup>[33]</sup>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家书集档案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学科属性于一体,是中华民族一个家庭生动活泼的社会生活的记录,是中华民族大历史与小历史交相辉映的厚重史料,是中华民族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传统美德的集中反映,是传承与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和集体记忆的独特资源。因此,继续广泛收集家书,通过科学保管、系统整理、展览展示、编辑出版、建立数据库、学术研究等手段,把民间家书中所蕴藏的深厚文化价值挖掘出来,把其中所承载的多彩社会记忆呈现出来,迫在眉睫,任重道远。

### 参 考 文 献

- [1] 张丁.民间家书中的家训与家风[A]//俞家庆.儒学齐家之道与当代家庭建设[C].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266-269.
- [2] 冯惠玲,张缙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5.
- [3] 冯惠玲.家庭建档的双向意义[J].档案学研究,2007(5).
- [4] 韩闯潭.民间文书与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专项收藏[J].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2).
- [5] 陈波.家庭档案及其管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 [6] 李同音.家庭档案管理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3.
- [7] 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3).
- [8] 薛真真.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J].档案管理,2006(2):34-36.
- [9] 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 [10] 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1.
- [11]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斌,王立君,白锡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8.
- [12]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斌,王立君,白锡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8.
- [13] 周耀林,王倩倩.亚太地区世界记忆工程的现状与推进[J].档案与建设,2012(1):26-29.
- [14] 陈鑫,吴芳,卜鉴民.世界记忆工程对中国地方档案事业发展影响研究[A]//赵彦昌主编.中国档案研究(第三辑)[C].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7:170.
- [15] 黄清海.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1.
- [16] 任继愈.民间家书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A]//张丁.云中喜有锦书来——抢救家书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0-31.
- [17] 布衣.档案馆为什么不做这事?——“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正式启动”[N].中国档案报,2005-4-18(3).
- [18] 弗朗西斯·布劳因.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J].中国档案,2001(9).
- [19] T·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档案学通讯,2002(2).
- [20] 赵跃飞.未见平民史[J].中国档案,1999(1).
- [21]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藏品[DB](JS1576).
- [22] 谭安利.安利家书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 [23] 陈宏伟.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A]//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66-179.
- [24] 储淡如.愿献头颅保中华[A]//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69-74.
- [25] 蔡薇.古来征战几人回[A]//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92-98.
- [2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27] 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71.
- [28] 李辉.在民间档案中追寻历史[J].中国档案,2004(5).
- [29]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 [30] 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39.
- [31] 李思琴.家庭档案记忆构建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4.
- [32] 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3).
- [3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2017-01-25).[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25/c\\_1120383155.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25/c_1120383155.htm).